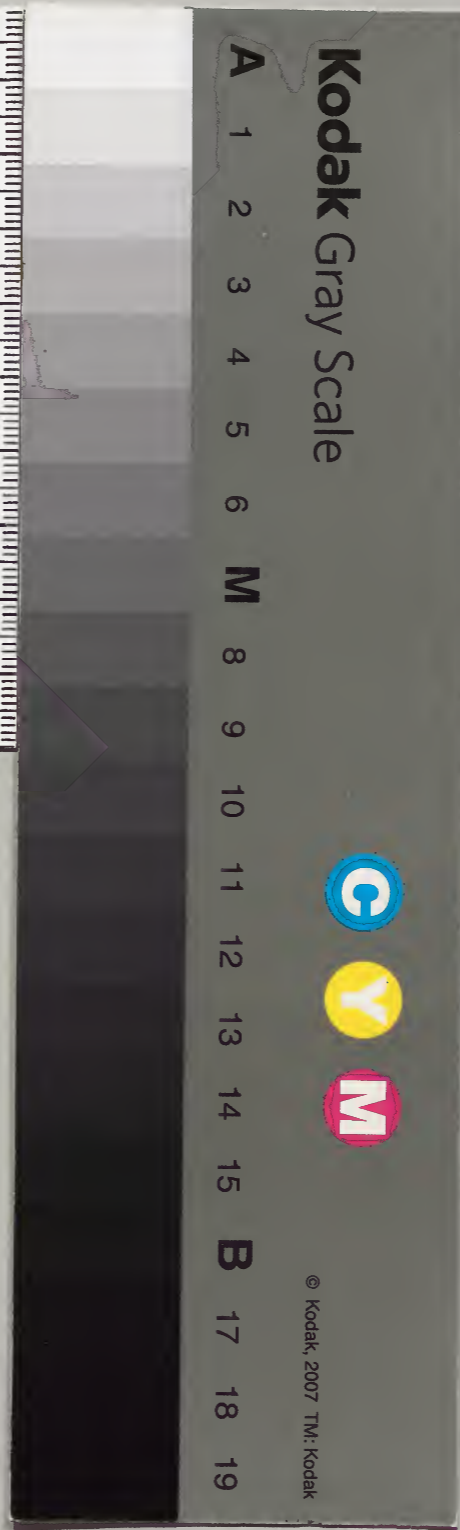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五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五		漢
七	七		書
九	〇		
函	冊	號	類
一			
七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 (43)	
函號	279	60



文教

高帖曰

茅坤曰予按史記酷吏傳絕佳而漢書持本之其所稍異者漢書以張湯杜周多賢子孫故曲經覆之不以入酷吏故與史記原文稍異出入先後而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以下則宣帝以後事故漢書有為傳其文亦與史記相伯仲矣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脩建信哉

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

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

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當是之

時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非武健嚴

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媮且也言道德者溺於

職矣師古曰溺謂沉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

黃震曰漢自高
音以寬大立國
其大臣又相繼
以清淨為治至
於文景其民無
不樸畏自重而
都乃獨先之以
嚴其意若曰不
畏強禦而已而
斬斬無餘味風
俗遂為一變乎
幾寧成以陰効

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師古曰觚而為樸孟康曰觚
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扼巧偽而務敦厚也師古曰號為罔漏吞舟之
魚師古曰而吏治菜菜不至於姦師古曰純壹之貌也黎
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高后時
酷吏獨有疾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高后時
呂氏已敗遂夷疾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
術輔其資師古曰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
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
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且都師古曰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鮑宣傳師古曰請
寄謂以事私相
託也

之資而効之而
後周趙又乘多
於是張湯王温
舒輩一時相帥
皆務于酷吏故
謂郅都非酷吏
也而酷吏實自
郅都始也傳之
酷吏之首庸何
辭
權德輿曰都為
中郎將活賈姬
為濟南守誅蒙
猾為中尉宗室
斂手焉鴈門匈
奴不敢近邊然
且不發私書不
受請寄堅剛忠
純終始若一
坐臨江之熾首
足具處有以見
漢氏之不綱也
班氏又因之善
善惡惡之義缺
矣至其迹贊雖
云引是非爭大
体又何補焉

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
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
猾師古曰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
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芻
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師古曰都為人勇有氣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
肯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
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師古曰而都揖
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
擊之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
書謝上師古曰而都禁吏弗與
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臨江王既得

黃震卷之二十一

隆按史記原文
竇太后乃竟中
都以漢法漢書
去竇太后三字
則中都者何人
又去竟字似非
上文以危法中
都句无別

隆按都為守
一段應上陵其
長更句

茅坤曰及法殘
人者必自殘成
自蚤見故得終
戶牖

隆按田千餘頃
產數千方足上
其廉弗如何

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
罪也師古曰謂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
就家拜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得以便宜從事匈奴
素聞郅都節操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
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禪如此匈奴
患之乃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
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操執持也
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干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
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
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

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知然宗室豪
桀人皆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
為不復收也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迺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鉞而亡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賣其陂田
千餘頃師古曰賈賣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故
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撻法活之所憎者曲法

王樹曰司馬安不足言也予規及長孺與大將軍九札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上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田七賴小

人其在二千石列四為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及蓋遠之非畏之也
隆按議不受刑議史記作義是

呂祖謙曰亞夫真漢相也有曹參丙吉之風

茅坤曰禹為人以下漢書相友採史記張湯傳內原文而增入之有風采

隆按始條侯句重提前語
隆按名為平與上稱其廉平句相顧
茅坤曰幸而改行得以壽終

姊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校師古曰伎意取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尊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均敵也馮師古曰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讀曰凭師古曰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告言屠姓也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曰部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官為吏也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應劭曰禹持不可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潔師古曰裙亦傲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告報公卿師古曰不見知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官屬陰罪師古曰者無所搜求也

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補上黨郡中令治

隆按史記縱有姊姁班史去姁字則下文姁字無根

敢往史記記系

隆按忽然插入

而後叙縱破碎

審成之家以形

縱之酷尤甚于

成云

怒

茅坤曰以下又

插入審成義縱

及先提王温舒

其為論列蓋大

史公深惡當時

酷吏之互為慘

殺故出沒變化

以條次之非一

人傳也

本師古註在

南陽下

隆按史記重罪

下有輕繫二字

惟輕繫亦殺纒

見其酷

茅坤曰二虎並

而攫必並而內

自殘

敢往少温籍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不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

反縣無通事師古曰通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

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子中師古曰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上以為能遷為河内都尉

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次公

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審成

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

東為小吏時審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

出入關者李奇曰號曰寧見乳虎無道審成之怨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内遷為

南陽太守聞審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審成側行送迎

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審氏破碎其家成坐有

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南陽吏民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

用師古曰平氏杜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

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

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

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在桎

鉗鉗加罪一等為入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

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

自效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

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集之擊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内

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

直指者直指使者

也銜者縱銜之

閣

塚埋

隆按縱為內史道不治與上官桀為廢令馬瘦其獲罪均也乃桀對曰聖體不安臣意不在馬帝喜而超用之而縱卒以此銜之而棄市帝何察于縱而昏于桀哉縱蓋不及桀之狡黠也已隆按張湯既不入酷吏傳不宜仍用後一歲張湯亦死句許應元曰推理發家也顏注恐非

御

劉會孟曰此人即上十餘人百罪即生陰重罪

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

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

以惡用矣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縱廉其治效見狂用信時政尚急刻也

鄧都上幸鼎湖病父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

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合也也也至合在心以為過也

冬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

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緝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罷

成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閭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

試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

張湯遷為銜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

者以為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

得此人雖有百罪非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

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

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行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

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

死家盡沒入償減師古曰以減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減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奏行不過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

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

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勃郡追求會

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茅坤曰義縱猶
燾溫舒縱其虎
而溫舒其羆也
隆按為人以下
至未史記載揚
僕傳中班史綴
之于此是

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
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
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徒請
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河內
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義縱為內
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及縱死張湯敗
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
尉為天少文居宅悒悒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
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師古曰
受投書也音項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
解在趙廣漢傳及邑落之長以收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
捕司姦姦人也
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井犯無執雖貴戚必侵
辱師古曰謂不居舞又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師

忍言集
氏當作氏

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
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虐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於
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
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溫
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坐以法免是
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久溫舒請覆中尉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救脫上說拜為少府徙右內史
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
故操歲餘會苑軍發孟康曰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
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
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

參甲系日

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平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

五温舒死家索千金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以刀筆吏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

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

民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

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請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

故事多廢抵罪師古曰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

王温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

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之治也稍遷至主

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以

書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

險地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舉同騫拔取之烏足以

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

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

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

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士卒暴露連歲為

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

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

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即綬也失期內

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失尊尊之序是

四過也欲請蜀乃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為

隆按家直不滿五十金應上庶

隆按傳僕酷吏惟治放尹齊

以敢擊行一句又按史記上以為能下有温舒復為中尉一段班氏移八本傳是

茅坤曰以下史記原文所不載而漢書以武帝勅多麗辭故增

陳仁子曰武帝敕責楊僕雖稱快于一時而不可為法于後世

王維楨曰推此五過皆非酷吏事而班史叙之蓋概僕之為人

將請官蜀刀詔問賈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爲干

君是五過也師古曰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

蘭池宮宜賴而不丟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

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

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

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

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爲

庶人病死

咸宜揚人也師古曰咸音咸省以佐史給事河東守

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見宣無

害言上徵爲庶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

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師古曰詆誣也

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王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内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

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

獨宣以小至天能自行之難以爲經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爲

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

更卒師古曰郡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

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太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

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温

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

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

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

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

隆按是時起至末是概論天下法愈密而盜愈多本史記楊僕傳語而班氏移入于此總結武帝時酷吏云

史記作捕弗

隆按此傳以後
俱班氏所續亦
多舉做史記行
又按廣明傳只
以殺伐為治一
句概其酷

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
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
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迺
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
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群盜
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一牛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
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敢盜賊歸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
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
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

圍

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
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
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圍縣圍使小史侍
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畜夫江德尉史蘇
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昌蒲侯
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
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也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
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
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
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
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
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

隆按亦敢誅殺
與前以殺伐為
沿句相應
劉攽曰延年未
嘗有酷烈聲而
附此傳中何也
延年決大議其
明勇過焉不疑
至於詐增賦直
歸延壽比耳

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
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
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元雲中
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
陽陵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
縣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
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
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
延年按劔廷叱群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
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
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高里葬地下故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下里師古曰以數千萬錢為本而財此物也
日方上謂擴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
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
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
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儻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儻謂賈之與儻直也
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
簿詐增儻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
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
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
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
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大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
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音氣願以愚言與之也乞音氣願以愚言

乞去既反
乞也

王維楨曰次田
廣明與人將軍
之言先發田子
賓廢昌邑事
極有生色

王維楨曰次田
廣明與人將軍
之言先發田子
賓廢昌邑事
極有生色

曰祖謙曰大哉
延年之奏也自
夷齊之後一人
而已
盧舜治曰嚴延
年傳充拓而多
頭緒
茅坤曰大略與
唐李勉之肅朝
廷相類大將軍
不以罪抑亦賢
矣

茅坤曰丞相尊
而御史府次之
延年以兩府雖
同日然御史書
先至遂請御史
府不詣丞相其
矯行好名如此

隆按先叙提時
案為延年酷烈
起案

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
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
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換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
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之田
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懸官實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
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
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
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特
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
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
朝廷肅焉敬懼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

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
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
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延年亡命會
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
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拜為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
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

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
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法而較亂也太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

日兩高氏各以所
居東西為號者
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
師古曰牾音悟
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
盜賊師古曰縱也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

茅坤曰今之屬吏往往揣摩上為輕重類如此

隆披貧窮雖隲法一段文法從太史公張湯楊僕傳變來

呂祖謙曰班固以敏捷精悍為子貢冉有邪劉知幾曰漢書云延年精悍敏捷子貢冉有不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

茅坤曰以客形主即史記借張湯趙禹以形王溫舒一例

呂祖謙曰敞之言緩誅罰是也至于言韓盧之取菟上觀下獲則是探上意以阿媚而已

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心內懼即為兩効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効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効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吏皆股肱戰若弁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震劾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入之於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

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懼延年為人短

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

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

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

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

郡府而論殺師古曰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年殺人如屠

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

刻急迺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師古曰韓盧犬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其多

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君國也

唐順之曰叙得奇

李坤曰刻與忌
唐順之曰叙延年敗處與朱博遺度漢同

唐順之曰此等類叙本難
王慎中曰帝聞其名酷乃止可見當時之用刑刻急皆臣下所為

茅坤曰凡殘人者雖親戚必相信而讎

隆按追叙延年母一段著其誅戮為不枉云
又按傷不疑每行縣錄囚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或亡所出母然為不食與延年母相類蓋西京有二賢母

秀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秀稂也穢穀所生也苗粟苗也秀音誘自矜伐

其能終不復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

平婁蒙豐年鳳皇上下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

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北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

師古曰北郡附近也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

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

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

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

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臧在符符節令發符延年疑少府梁立賀毀之心恨會琅邪

太守以視事父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

此人尚能去官我及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康有

臧不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延年坐

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監被貶

秩後人寧敢承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

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

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

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

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

年師古曰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諫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

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到

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

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

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

隆按鼂氏父早見錯之必危也亦與嚴氏母同

盧齊治曰書其子曰屠伯書其母曰雷石嚴姬凌迥知曰尹賞傳叙事蒼古道勁與王温舒傳齊名

唐順之曰連叙二事

茅坤曰以下提時弊

王維慎曰此一役儘力描寫其殘警處令人可涕

杆

殺人師古曰願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

及正歲禮畢也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

多殺人者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文

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

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

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太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師古曰

日一門之中五二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舉茂材栗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潁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

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一而北地大豪浩

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

史遺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問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人

枕餅也相與探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得赤

丸者所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

吏及它人所殺者城中薄暮塵起勳劫行者死傷橫

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推也賞以三輔高第選守

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

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索之也今辟

讀如以太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

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雜舉

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拏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師古

曰凶

漢書卷之四十一

七

臂

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打臂也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

更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群盜賞

親閱見士置師古曰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

為輩覆以矢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

寺門桓東如淳曰奉埋也舊事傳於四角面百步築

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兩邊各一桓陳宋

榻著其姓名師古曰榻音也榻音榻音也榻音榻音也

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

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師古

猶焉也死生時諒不謹枯骨後師古曰諒信也

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或故吏善家子

失計隨輕黜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師古

也詭令立功以自贖師古曰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

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

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

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

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

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

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

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

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

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

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

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焉合反然今之書本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

通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捭法守正師古曰杜

漢書卷九十一 酷吏

呂祖謙曰此非獨尹賞之罪亦上以賞罰驅之也
隆按班掾借賞自言以釋其所以酷烈之故

隆按湯周兩人雖以子孫貴盛之故別為立傳而贊語一仍太史公之舊班史蓋有微意存焉馬求卿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

以為有子孫之
贖父罪故入列
傳世之論者以
謂二人昔有意
太史公之意欲
以教後世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
欲以教後世人
子之孝

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業師古曰叢
寤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何暇論繩墨
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眾多然莫足數此其知
各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師古曰謂有儀
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亦質有文武焉雖
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
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 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 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一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貨殖傳第六十一

萬章下
抱關擊

王整曰班氏貨
殖游狹二傳議
論純正
茅坤曰班氏傳
貨殖而推本於
國家之經制所
見出太史公之
上一等矣
趙文華曰固贊
史遷述貨殖崇
劫利而羞貧賤
已乃矯而為此
論於乎雖謂之
衙官司馬可也
隆按貨殖一也
大史公自傷其
家貧而憤于世
班孟堅推本其
古制以經乎財
兩家詞旨所以
不同
茅坤曰此段建
議並本周禮所
載理財之事而
指次之者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
擊柝者師古曰自是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
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
各反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
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

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行謂地平原下澤曰隰
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澤曰隰
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

即今之花也械者器之總名也
藿音桓藿音五菑反菑音敵
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
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豺獾未祭且

網不布於罌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

孟

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鷹隼去擊禮也不施於

乃祭獸戮禽且兔網也音差鷹隼去擊禮也不施於
後隊師古曰隼亦擊鳥也今所呼為鷹者也月令
之矢也後隊徑道也增音增者也
不登葉澤不伐天師古曰登古也登也登也
未成者也桂音上牙反葉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
音五音反天音鳥老反也也月令孟春之月毋
殺孩蟲母麋母卵也也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
順時宣氣蕃草庶物也師古曰蕃多也也稔足功用如此之
備也師古曰稔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
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
無而不匱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
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
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子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

再語肅疾也
孝經孔傳成肅

隆按自起至此
言先王有定制
故財用足而教
化興

茅坤曰禮制亡
而費無經而財
用以耗而風俗
以壞班掾已見
得大較如此

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
稼穡於田壑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
則弗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其其食而美其服雖
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
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是以
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
墮諸侯刻楛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入佾舞於庭雍徹
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弃本稼穡之民
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
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備

管子卷九上
貨

劉敞曰圍讀若
禦入於國東門
之樂

隆按自周室衰
至末言後世大
壞禮制故財用
不足而患於飢
寒

隆按范蠡傳損
用史記原文

范蠡
資即

范蠡曰與時逐
宜屬下句言治
產可以生息也
積居言積時成
物居待之與時
逐而不責於人
也

隆按三致千金
與吾欲施之家
句相顧

王整曰天子稱
賜貨殖者曰富

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
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

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
祭師古曰圍謂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

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不
完吟救飲水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泉衣也其為編

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
夫節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

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與繇法度之無限也故
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
然越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
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

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
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

之耻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
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浮江湖

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
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
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以

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
居與時逐師古曰言豫居貨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

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
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師古曰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財鬻財曹魯之間師
白多有積貯趣時而發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
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

貴在天志道者
所不必問而賜
猶未能忘情則
於進學有妨焉
耳若若後世改
致於利者比哉
而班氏因之遂
列於貨殖論矣

隆按曰主傳損
用史記原文
又按東觀時變
一句一傳綱領

隆按以下三傳
並史記原文

淵算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
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
淵而譏子贛曰向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意則屢中師古曰意讀曰億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
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
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
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不可言治
生者祖白圭

倚頓用鹽鹽起師古曰倚頓魯之窮士也鹽音古鄆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將富師古曰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文烏氏姓也贏及衆斥賣
師古曰畜牧蓄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
同間隙私戎王十倍其償予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
遺戎王師古曰日言其數饒不可計算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
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
世師古曰丹丹砂也穴家亦不訾師古曰言資財衆
多無限數訾音子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百萬之家節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五十四

隆按此段僅撮
史記之要者而
輻輳之
茅坤曰此一段
條利權與史記
原文稍異

禮記治曰只收
拾太史公山澤

水陸天下每國所出及市肆所陳塗皆屏之得裁剪法

鄭語洛河穎之間乎

陸按昌黎書記摹倣此體

南史言昌國有草每實如菡中絲為細糖名曰白疊

蹄牛千蹄魚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蹄與角九千一也千足羊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言千者舉成數也千足魚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六波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又讀為披皆失之矣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萩任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三百陳夏千畝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棗樹而取其汁夏商蝦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

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孟康曰一鍾受六畝收鍾者若千畝孟康曰若音厄子可用染千九千畝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師古曰若音厄子可用染千以貧求

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鐘師古曰謂常鐘取而居之新橐千車師古曰橐積木也一儋兩嬰儋音下濫反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

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也輕車百乘師古曰輕小之車也牛車千兩木器棗者千枚銅器千鈞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采文也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荅者厚重之貌而來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讀者安為揚音非也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猶有藥麴鹽鼓千合師古曰藥麴以斤石稱之輕重大量

裏臺也

福大乾也

具

隆按曰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曰亦比千乘之家主意結在此二句上

隆按此傳同史記

少等亦為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河之俗賣鹽或者鹽改各一斗則各為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通讀為升合之遠矣鮪黃千斤師古曰鮪魚也鮪音於業反郭康成以為鮪於燻室乾之非也燻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鮪魚者是也音居優反秦始皇戴鮪亂莫則是鮪魚耳而燻室乾者本不真也燻音

羊裘千石 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量也旃席千其它果采千種 師古曰果采謂於子貨金錢千貫節馭僧 孟康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僧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一家交易者也與者其首幸也馭音子朗反僧合會二家交易者也與者其首幸也馭音音工外反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孟康曰貪賈未當賈得利少而 賈故十得五也 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

夫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

近處處葭萌 師古曰縣名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陘薄

吾聞崕山之下沃墜下有踰鷄至死不饑 師古曰踰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

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 師古曰運

籌算買滇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 富至重八百

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黠結民富將卓氏 師古

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 程卓既衰至成

哀間成都羅哀皆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

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 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

氏訾次如苴 師古曰其人彊力謂羅哀也訾次如親

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

而假君之執入 於已者丘出美 迺反謂之忠豈

隆按此後諸傳 並史記原文而 每傳以程卓既衰 既哀

師史既衰等句 後下附見羅衰 姓黃張長叔輩 則大漢以後班 吏補之云

巨祖謙曰凡和 臣之以貨事君 人於君者錙銖 而假君之執入 於已者丘出美 迺反謂之忠豈

不惑哉視羅襄
之事可以解其
蔽

隆按孔氏雍容
於游間公子之
名貴之

吳京曰李黃牛
於治生即治生
亦幸也何必去
人幸而趨利乎

半賂遺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

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死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由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

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

性行有似之也然其贏得過當渝於熾師古曰渝

若今言諸郎矣勝也纖細也奢愛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苟得然

所獲贏餘多於細宏者也纖與纖同下云問人既纖

義亦家至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

自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

鉅細好貴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

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師古曰刁音趙桀黠

奴人之所患唯刁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

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

曰寧爵無水孟康曰刁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

無將止為刀氏作奴子無發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

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備此言五千萬師古曰姓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載百數師古曰轉載謂以

賈郡國無所不至師古曰言在諸國之中要相矜以次賈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以無所不至

而多得利不憚久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

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也言其財師史既

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

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

者言用十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列放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史故能藏粟起富也陰按大抵任氏得人棄我取之術是以致富又按此傳敘事錯綜文法變換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師古曰於京師四秦之

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寧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

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

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

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

鍾計師古曰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

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

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與其息十之三月吳楚

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閩中閩中富

商大賈太氏盡諸田田牆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

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

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

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曰王君房豉樊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

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

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

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伯以取

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修質氏以酒劑而鼎

食師古曰酒漏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

黃

亦致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同高訾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

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

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

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伯以取

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隄修質氏以酒劑而鼎

食師古曰酒漏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

茅坤曰采史記之事而變之文

博之類也
坊博也 沸

呂祖謙曰名氏
見於傳者四十

博

禮反削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
先召反濁氏以味椒薑坊之暴使燥是也師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古曰燔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
蜀卓宛孔齊之刁閻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
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
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博掩犯姦成富師
也日捕掩謂博擊掩襲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二
說博本博也掩音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
叔稽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音正奚反猶
復齒列師古曰身爲罪惡尚復傷化敗俗大亂之道
也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一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游俠傳第六十二

劉會孟曰漢書
此等傳序甚嚴
正有本末一反
子長然爲子長
立言其難
黃震曰此傳議
論正大可垂訓
萬世
茅坤曰班固
大史公云序游
俠則退處士而
進好雄故其所
指次諸游俠處
稍稍婦之正
隆按太史公望
救于人故多實
激之詞班氏欲
婦之正故爲探
本之論

魏晉魏之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
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
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
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
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
奔背禮義專任威力也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雞鳴狗
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而趙相
虞卿奔國捐君以卮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
范雎所殺信陵無忌竊符矯命裁將專師以赴平原
卿救之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一

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

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於是背

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

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

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

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權

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觀而慕之雖其陷

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

曰季路孔子弟子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

赴難遇蒯聵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

之趨而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

闔言游俠之徒自許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節操同於季路仇牧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

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

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

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

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

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

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

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

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

隆按史記附劇
孟於朱家之後
班史僅分傳之
無改其故云

師古註是也
劉奉世曰飲字
常承不字言沒
非義也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
聞所滅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
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諸所嘗
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

隆按終身不見
足上惟恐見之
句上是虛此是
實

王樹曰史記乘
傳車將至河南
班書誤以車字
為東字而將字
本方將之將水
將師之將也
王世貞曰周太
尉得則孟喜若
降敵固然不聞
幸定後有所薦
耳孟故引晦抑
或忌之耶

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音灼曰駒駒也駒牛小牛也師古曰駒重也
也音工且反專趨人之急其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
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
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
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
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年少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
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閻氏
陳周膚亦以豪聞師古曰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

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
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韓

隆按解傳仍史
記文

郭解河內軹人也温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
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
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
殺甚眾以軹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也城命作姦

剽攻師古曰剽攻謂穿窬而盜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
家師古曰家攻則鑄錢發家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
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
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名也既已振人之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
音漬睚眦又音五解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而少年

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
音漬睚眦又音五解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而少年

王楙曰史記藏
命作姦剽攻不
休及鑄錢掘冢
班史添一不字
更及字為乃字
其文執便不同
如此
劉奉世曰剽攻
直謂攻奪剽取
之河何因知其
是穿窬也穿窬
而盜亦不甚豪
矣

隆按以上先提
解為人之概以
下方詳其事一
與前照應逐
段叙逐段結盡

史記入下有入字

隆按此二段應
前以德報怨

且

隆按此段應前
不矜其功
茅坤曰以下與
史記原文稍後
先相亂
隆按此段應前
折節

隆按此段應前
厚施薄望

盧舜治曰請尉
史脫箕踞人踐

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盡爵曰

恃頗與久飲使之醕非其任疆灌之師古曰盡爵曰

使盡爵乃疆灌之故然怒也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

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

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

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去其罪也師古曰除梟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

義益附焉解出入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

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

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每至直更數過

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適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

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間

輒之而不師古曰容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

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

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

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迺聽師古曰

用也日無用休待洛陽師古曰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

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師古曰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

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師古曰免出者出之不可

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

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

者知亡命者多歸解故夜將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

中誓師古曰中充也言誓財不充師古曰吏恐不敢不徙衛

更及衛將軍為
言郭解家貧不
中徒應叙中權
行州邑力折公
侯句
李德裕曰帝王
之言不在援引
古今以飾雄辯
惟在簡而當理
如布衣權教語
足使邪人破膽
隆按此段應前
發於睚眦

隆按所殺皆在
赦前應前若遇
赦句
隆按此段應前
少年為報仇不
使知

王世貞曰傳所
謂朱家郭解其
人咸自負氣豪
餘聲足以起滄
內迺不為縣官
出死力北滅匈
奴竟以俠敗予
固惜且恨之

隆按此後諸傳
並與史所自埋
茅坤曰萬章无
他表見特其卻
石顯貫數百萬
一飲聲蓋長安
英
盧舜治曰萬章
傳爾雅之文

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
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解徒諸公送者出
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師古曰兩塞其
也兩與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
知聞聲爭交驪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
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上聞迺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
解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
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
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朝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
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
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遂族解自是之
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
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太原魯
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
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
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師古曰據京
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
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長安熾盛街閭各有
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號曰城西萬
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侍中諸
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後循甚懼其

隆按章明於財
之為禍矣禍而
顯以行其權而
卒殺於豪俠也
如昧於保身何

茅坤曰護特一
鄉愿耳而班塚
以附之快非是
又曰護遵涉皆
嘗作吏其吏事
亦不叙此史体

唐順之曰此傳

盧舜治曰傳文
莊備而精研班
史如樓護一篇
真可為贖而不
穢者

呂相謙曰居五
侯之門而論名
即猶為盜跖之
徒而稱夷齊也

茅坤曰王商亦
能如信陵君之
待屠者朱亥耶
而班史亦極力
摹寫類史記

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

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

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貨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

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

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

能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

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

俠殺章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

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

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繇是辭其父

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其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

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

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

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

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

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為諫大夫

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念護監之多持幣帛過齊上

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

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

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

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

至護家家挾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呂祖謙曰護之
執呂寬迺鄉者
朱家之所蓋故
游俠漢之罪人
也樓護游俠之
罪人也
隆按爵祿賂遺
緣手盡與上一
月散百金之費
相顧

隆按成都族至
此形容畫得其
惟心三句意
王維楨曰引呂
公一段見護議
常依名節處

隆按遺不過沉
酒自縱耳亡若
朱家輩振人不
瞻而陰脫人於
厄也緊名曰俠
恐非其倫
茅坤曰唐人謂
左右丞詩中有
畫字謂此傳文
中有像風神益
然可觀
又曰宣帝忘執
而狎故人陳遂
亦忘王公之執

謂西曹掾曰不肯疆諫反用立問巷商還或白主簿
語商恨以宅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
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
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
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
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
姓名而捕
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
輔置前輝光後
護為之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太賊趙朋
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
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
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具護
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
名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
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

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稱下稱
賤子上壽師古曰言
以父禮事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
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
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
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
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
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
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
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
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
故遂有所負而勝勝也帝博而勝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
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
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
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
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遂於是辭謝因曰
負博之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

博

而不失其故兩
得之矣
唐順之曰始終
與張疎相形
隆按篇中並叙
兩人操行總不
出無儉自守放
從不拘二句
依爾首尾自照
應

茅坤曰以聲華
動中外如此

王維損曰上云
曹事教廢而此
云事亦不廢者
以遵擊明鴻有
功之故故用亦
字應之非前後
矛盾云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
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
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
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
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
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今而侍曹
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適遵曰滿百乃
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太司徒馬
官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謂西曹此人太
度士奈何以不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
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自免去
愧里大賊趙明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明鴻有功封

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
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
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
大窮候遵酒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叩頭自
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師古曰
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
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
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請求不敢逆所到
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
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
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
稱譽者繇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

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凡師古曰馮
讀曰口占書吏且省官事辭以授更也古音之贍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
 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
 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官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
 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過寡婦左
 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
 待婢扶臥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日禮不
 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肴師古曰湛讀曰沉亂男女之別輕
 辱爵位羞汚印鞞師古曰此鞞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
 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

盧辯治曰張踈亦至丹陽太守一句貫前後脉絡

茅坤曰通篇賓客飲酒

陳仁子曰此歲本不足為諫元可取者然其曰慶高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為警疎適愛之特以好耳至以張踈之自約暨諸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踈之論為正猶足自勵也

乾時是也

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
 守封叔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
 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
 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壁之於物
 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
 右牽於纏微師古曰纏微井索
 軌為甃者也輻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甃
 所擊則破碎也東音上緇反甃音丁浪反輻音雷諸
 家之說或以東為甃或音衛又甃音雷諸
 以甃為甃皆失之甃音側救反身提黃泉骨肉為泥
 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
 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
 囊以盛酒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園轉
 今鴟夷騰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園轉
 音雞音稽盡日盛酒人復借酌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

黃書卷九十二

古

隆按此一段類
太史公叙李廣
程不識文法

呂祖謙曰張疎
作奏以媚王莽
而迺區區於未
節所謂放飯流
也然其答陳遵
之言笑後進之
藥石與焉伏波
同功

隆按遵以放恣
終敗於酒宜矣
而疎則苦身自
約束縛繩墨顧
死於盜賊之手
哉惜矣惜矣

唐順之曰篇中
牽連不斷

茅坤曰涉傅以
傾實客為案
隆按班掾次原
涉傅層神從太
史公傳郭解來

劉敞曰史冊在
成帝時為大將
義以光祿大夫
丙未嘗為大
司徒又不到哀
帝世此自原涉
為大司徒然則
丹字衍耳

隆按談涉之言
一一覆應上文

曰天子屬車常載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
酒食故有鴟夷也

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疎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

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

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顧念也

疎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

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馬疎為賊兵

所殺李奇曰疎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曰不去更始至

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

匈奴颯音展單于欲脅誣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

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

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陸涉

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

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

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

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

畢行喪也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

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

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効去官

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

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

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

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

為高祖以下至茂陵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

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

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

漢書卷九十五 卷九十五 卷九十五

世四

一一

戒

隆按涉自以為
三句收上起下
又按大治起家
舍伏後隨壞家
舍案
呂祖謙曰涉之
讓南陽賻送所
以成先人之名
孝之大諸也而
反以為非孝不

亦悖乎卒之家
舍念修為并公
所毀辱其先人
不孝莫甚焉傳
曰非是是非謂
之愚涉之謂也
隆按專以振施
貧窮向先虛言
之下文即其笑
也

陵向言曰喪家
子亦輕俠之徒

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
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
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
於宋恭公卒伯姬寡
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而
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戎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
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謹其
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
之終身號不幸壹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師古曰失
讀曰失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失
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
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閭重門初武帝時京兆
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任涉慕之迺買地
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費用
皆印富人長者師古曰印
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

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
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
曰在
此里上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平問以喪事家
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
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
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
席而坐今涉卹人之
喪故側席為疏也師古曰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
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諸客奔走市
買至日晷皆會音徒結反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
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
家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
慰勉賓客也其周急待人如
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
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

漢書卷之七十一

字

五

隆按與故人期會伏後所與期上冢者其說尹公案

茅坤曰以傾賈客得解重禍

隆按復服與因祖相履又按本云太伯弟而加同母二字者為下文無驚和夫人地也

復放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

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後免官涉

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

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

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

公新視事師古曰守茂陵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

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

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

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則曰原臣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

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

去師古曰令涉如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

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

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

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

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

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

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涉性略似

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

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

能得士死可用莽廼召見責以臯惡赦贖師古曰贖謂寬其罪

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

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

王維楨曰涉性略似郭解一段虛叙腰插

茅坤曰原步以傾實故因而復顯然亦以此故顯矣而復按誅

隆按末一段概舉當時豪傑作總結

北

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涉以人為肉不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也音送軍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王莽反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

居攝誅劉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名而捕之師古曰指其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賊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恣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二 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